

【一般论文】

传统与现在的拉锯： 网络小说《后宫如懿传》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

Confront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Female Image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Internet Novel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黄祈明*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Connie Wong Chee Ming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connieming6298@gmail.com

Published online: 31 DEC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Wong, C. C. M. (2022). 传统与现在的拉锯：网络小说《后宫如懿传》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 Confront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Female Image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Internet Novel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3(2), 71–90.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2.5.202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3.2.5.2022>

摘要

近年来，宫廷题材备受大众喜爱，尤其是女性角色受到高度重视，不只可窥探读者的兴趣取向，更能集中探讨小说家的创作意图，究竟女性形象的形塑以及其笔下女性意识的朗现，究竟「再现」了什么？这个再现是否具有现实基础或条件的支持？例如《后宫·如懿传》原创小说，便深受读者喜欢，小说建构的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男权社会，后宫女性作为“服侍皇帝，繁衍子嗣”的工具而存在，她们在两性关系里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然而，小说家却能同时形塑贴近时下的女性人物，赋予传统女性具有意识转变的可能性，透露了女性觉醒的可能性并试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课程研究生

图让大众看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成长蜕变的过程，从传统女性的牢笼里走出，成为新时代的女性。例如小说中的如懿和海兰在前期时期都一直处于被动的立场。无论他人如何陷害她们，她们都选择隐忍及退让。但是后宫嫔妃并没有因她们的隐忍而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的欺压她们。最后，促使如懿和海兰在这勾心斗角中结盟了，她们以自己的智慧来反击这些人，甚至让自己重新获得皇帝的恩宠，巩固了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在后期的小说中，如懿勇敢的对皇帝说出自己渴望一夫一妻的关系，指责皇帝的错误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如懿也因此决然选择以断发与皇帝划清界限，至死都不向皇帝退让，并坚守着当初与皇帝美好的誓言死去。从以上的例子，便能看到如懿从一开始天真的守护着与皇帝的爱情，到后来皇帝对其种种的误会从而促使她自主意识的觉醒。因此，本文主要以网络小说——《后宫如懿传》为分析文本，希望能透过小说文本的女性角色，深入探讨究竟是什么样的女性特质的再现，颠覆了古时候人们对“女性特质”所设定好的标准，并进一步说明网络小说的创作如何再现现代女性的特质。

关键词：网络小说、《后宫如懿传》、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再现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urt themes have been loved by the public, especially female characters. This can not only glimpse the reader's interest orientation, but also glimpse the novelist's creative intentions, what is the reproduction of female image shaping and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Does this reproduction have the support of a realistic basis or condition? For example, the original novel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is very popular among readers. The novel constructs a feudal autocratic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 of the harem exist as tools for 'serving the emperor and prospering the children' and they are in an extremely passive state in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xes.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status of women ha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many classic female figures have followed the growth rule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from obscurantism to awakening. For example, Ru Yi always had great expectations of the emperor in the early period, and no matter how hurtful the emperor said, she firmly believed that the emperor loved her.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r period when variou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Ru Yi and the emperor appeared, such as the emperor listened to imperial astronomer say that Ru Yi killed their son,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Ru Yi had an affair with his bodyguard Ling Yun Che etc, then she realized that the emperor had changed become suspicious and selfish.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Ruyi chooses to cut a line with the emperor by cutting his hair, and sticks to the good oath he took with the emperor to die.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Ruyi innocently guarded her love with the emperor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peror's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her later, which prompted her to awaken her sense of autonom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the online novel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as an analytical text, hoping to analyze what kind of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re through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ext, subverting the standards set by people in ancient times for “femininity”, and further explaining how the creation of online novels reprodu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women.

Keywords: Internet novels, *Ruyi's Royal Love in the Palac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Female image, Reproduce

一、前言

网络小说，是指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小说，多为原创、连载。为了适应网络的“碎片化”“快餐化”等阅读需求，与传统小说不同，网络小说往往一开始就要吸引读者眼球，有着比传统小说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高低起伏的情节走向。网络小说的优势在于其数量庞大、题材丰富，比如科幻、武侠、穿越、后宫、玄幻等。相比于传统小说，网络小说有着更大的受众人群，网络小说既可以满足不同读者对各类作品的“猎奇心理”，也可以依托网络平台的便捷性，与读者及时“互动”，更大程度的激发了创作者的思路。网络小说的作者在BBS论坛里将自己的作品发布，读者通过跟帖的形式与小说创作者进行交流，或者与其他网友进行讨论，甚至参与其中，并且衍生出相关的同人小说，在同人圈中供大家发挥衍生出其他的同人相关内容，无形中，网络小说的知晓范围和影响力再次扩大。正如美国路易斯·罗塞托所说：“网络真正的力量在于互动性，因为互动性创造了社区并且联合全社区内的使用者。互动性让人们对产品、主题、趋势和当中的想法产生兴趣，同时让作品有生命，不断进化，维持使用者的参与程度。”（约翰·布洛克曼,1998）这便是《后宫如懿传》小说备受追捧的原因之一。作家在塑造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时，让读者与故事中的人物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引起读者们的兴趣。

前期时的宫廷网络小说背景都设置在一个封建专制的男权社会，后宫嫔妃作为“服侍皇帝，繁衍子嗣”的工具而存在，她们在两性关系里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这导致作家常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将女性设定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必须依附男性才能存活下去。这种固有的框架或多或少会直接影响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让女性更加卑贱。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女性的地位逐渐提升，她们开始有自主意识，懂得为自己争取利益，不再一味任凭男性主导一切。虽然至今的女性还未完全能摆脱封建社会所带来的迫害，但至少女性不再沦为“配角”的地位，而是拥有自主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及捍卫自己的权益。网络小说作家也意识到这个变化，纷纷不再遵循古时候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塑造，而是重新以男女平等的视角去塑造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

本文研究的网络小说《后宫如懿传》是中国作家流潋紫继《后宫甄嬛传》后创作的另一篇长篇小说，在2012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后宫如懿传》全书共六册，主要讲述了清朝乾隆时期的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为主角的后宫故事。小说讲述了乌拉那拉青樱，出身高贵，嫁入四阿哥府邸成为四阿哥的侧福晋之后，备受夫君宠爱，日子过得舒心惬意。及至姑母乌拉那拉皇后因过失势，被

幽禁在景仁宫里，感受到这不变的氛围，她不得不收起被宠惯了的性子，学会了低调谨慎。当雍正皇帝驾崩，四阿哥弘历登上皇位，年号乾隆。弘历登基后大封府邸旧人，例如：封嫡福晋察氏为皇后、侧福晋晞月为慧贵妃，而曾经是府邸中最受宠爱的青樱只得“嫔妃”位分，分配的是离皇上养心殿最远、最为偏僻破败的延禧宫。青樱在宫中的生活才几日便已经如履薄冰。为求一己存身之地，为了求脱乌拉那拉氏的罪愆，青樱向太后甄嬛请求赐名，以割断旧过。太后赐她“如懿”，并告诉她这世间完满的美好太难得，能够如“懿”，便很不错。身为乌拉那拉皇后的侄女，她曾因此得宠；如今也因这份血脉，让她在后宫饱受陷害与威胁。泪水、怨恨、受离、心计，后宫的争宠斗争愈演愈激烈，直到最后如懿看破红尘，到死都坚守最初与弘历美好的过往。

在众多的网络小说中，为何笔者选择《如懿传》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因为笔者认为《如懿传》里的女性人物与以往的女性不同，她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男女角色与个性，反而小说更加贴近现代的性别观念。例如：如懿一直靠着聪明智慧为自己脱离困境和陷境，尽管到最后的结局是悲剧，但是她始终坚持守护自己最初的原则和皇帝初恋时美好的承诺。然而其他宫廷小说或电视剧的内容大部分关注的“宫斗”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例如：《延禧攻略》中的女主魏璎珞就像“打怪升级”的阶段式叙事排布仅仅只是给观众带来一种倍“爽”的感受。当然对于这两部剧孰优孰劣的争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但无论是《如懿传》还是《延禧攻略》，其实都是创作者对宫斗剧未来方向的一种探索性尝试。笔者认为不同的是，《如懿传》打破“为斗而斗”的固有格局，从艺术性和哲学思考上迈出了超前的一步。

另外，《如懿传》的创作不同于其他清宫剧架空时代的天马行空，是以真实历史背景为依托。长期以来各学者对宫廷剧“架空历史”的争议很多，尤其是论及清宫剧。然而于敏曾在其著作中提到：“宫斗剧和历史剧的创作，也都是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作参考，并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人物的性格特征，合理设计情节，构成完整的故事。”例如，乾隆南巡是小说和剧中都有的情节。据史记载，乾隆曾六次巡访江南且多次都有如懿的原型皇后那拉氏陪伴。剧中皇帝白天巡视阅兵，晚上跟如懿偷偷跑出行宫，体察民情，体验寻常夫妻的乐趣。这段情节有可能是虚构的，更大程度上更符合现实生活中作者的情感倾向，加入了主体意识，更理想化，也更突出人物细腻的情感，为二人的最终决裂做了铺垫。这种真实艺术中的虚构使得生活中的某些事物更加真实，某种情感的表达更强烈，某种精神思想的表现更为深刻（于敏，2020）。比如，如懿和皇帝断发决裂，历史中

有明确记载，但为何断发、如何断发却需要用想象为读者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和可能。在这寥寥的历史记载虽会制约作者想象的广度和宽度，但同时也迫使创作者用更多智慧去填补那段历史的空白，让一切看起来合情合理。因此，笔者才选择《如懿传》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

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宫斗剧制作已从旧有的刻板框架跳脱出来，无论在画面、台词还是内容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被挑战，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而《后宫如懿传》网络小说在还未翻拍成电视剧前便已备受读者喜爱，并在网络平台中拥有超高的点击率，所以才被翻拍成电视剧《如懿传》。此外，无论是网络小说还是电视剧，作者成功塑造了符合现代大众心里所想的人物形象，人们在这些人物身上仿佛看见了自己或身边的人事物。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大众们广泛讨论和追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是《如懿传》里女性形象的形塑，望能透过小说文本的女性角色，深入探讨究竟是什么样的女性特质的再现，颠覆了古时候人们对“女性特质”所设定好的标准，并进一步说明网络小说的创作如何再现现代女性的特质。

二、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西蒙波娃曾说道：“一个女性之为女性，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个观点影响后世人们在看待女性的问题，以及女性在不同阶层构成的身份地位，必会深入地了解，所谓影响女性的“形成”的脉络以及周边的人际关系，究竟如何对“形成”形成重要的关键因素。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轴心，而分析人物形象则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任务。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读者将通过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感知，可以准确领悟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意图，完成对人物的审美品读，从而有效把握文学作品的主旨。（杨景萍，2014）

《后宫·如懿传》作为一部备受关注的网络小说，从小说文本来讲，它通过对后宫女性真情实感的刻画，揭示她们在男权至上，后宫实在的生存境地，对应与现代读者，对其中的性别刻画，以及女性的处境等，都有深刻的共鸣。后宫嫔妃三千，为博得皇帝的宠爱，为获得更多的荣华，为在当中取得一席之地以及拥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她们相互之间拉帮结派，形成以某一后宫女性为中心的权力党派，并且与其它权力党派相互斗争，阴谋算计，利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迫害和打压其他后宫女性，以致她人于死地。在这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以获得权力及地位为最终目的。尽管在《后宫·如懿传》小说中的后宫女性依然作为封建男权制

度压迫下的受害者，而她们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从小说情节中可以看到现代女性主义及女性意识的元素逐渐体现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身上，特别是女性意识的觉醒，通过古代女性人物的角色以及故事进展逐渐体现，使说着古代故事的网络小说，具有某种的现代意识，契合时下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论述。研究者将透过小说文本中人物个性特征的外貌、语言、行动和心理等各方面的描写，深入细致地加以分析，从而把握小说文本中女性人物体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 自由灵魂的乌拉那拉·如懿

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女性的地位在逐渐上升，宫廷剧也以更加贴合时代的方式刻画出每一个有生命力的角色。时至今日，女性的话语权逐渐被赋予，关于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很多网络小说作品的女性人物具有鲜明的形象。从最开始大家对古代女子三从四德的印象，到现在的宫廷剧中可以看到各类性格鲜明的人物，在她们的身上就是一个小时代的缩影。在如懿和海兰的身上可以看到新时代的新女性特点。她们不仅是新时代的缩影，也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女性地位，让大众意识到女性不再属于“第二性”的立场继续依附于男性。因此，在《后宫如懿传》小说中的二十多位的后宫嫔妃中，本文只选择了两位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及一位仍保有古代女性特点的人物来分析网络小说《后宫如懿传》中的女性形象。

传统的女性是没有自主权和话语权，她们的职责是为帝王家开枝散叶，做个安分守己的妻子，然而如懿却打破了这固有的传统女性形象。在故事的发展后期，乾隆的疑心及所做所为导致如懿心灰意冷并选择以断发割断与皇帝以往的所有情爱。她勇敢对皇帝说出自己心中所渴望西方的一夫一制的婚姻观，甚至毫不畏惧她所爱的那个男人拥有多崇高的地位，勇敢的训斥皇帝的行为。这如同诚如(Noddings) (1990) 曾说过“当女性怀抱自己的特质，拒斥不具批判性地同化于男人世界时，即进入了女性主义思考产生的一个重要阶段” (梁文蕤和陈宜宜, 2000)。从如懿身上可看出她懂得怀抱自己的特质，她跟从自己内心所渴望的做出选择。

在小说中的如懿（原名青樱），聪明、伶俐又懂事，因其心高气傲不愿做三阿哥的侍妾，受皇后之托被雍正皇指婚给了四阿哥弘历做侧福晋。四阿哥弘历登

基，后宫权势大变。原本在青樱位分之下的高曦月被封为慧贵妃，而青樱只是被封为嫔妃，且住到了偏远的延禧宫(流湫紫,2017)。乌拉那拉氏的身份曾经为侧福晋青樱带来无上的荣耀与地位，如今因为景仁宫姑姑废后的原委却让她如芒在背。当日在潜邸时的尊贵、恩宠早已是过眼云烟，种种疑问、委屈只有埋葬在无尽的深宫时光里。在如懿入宫后屡受磋磨，被妃嫔们陷害差点就葬送自己的生命。虽在后来逐渐懂得了谋略与手段，但始终不改倔强与真情。明知后宫难得一人心，仍渴望夫妻间的尊重与信任。最后，与乾隆渐行渐远，最终看破帝家红尘，在冷宫自尽而死。

如以上扼要提及，《后宫·如懿传》小说中的女性主角如懿聪明善良，凡事多靠自己解决。例如，青樱的姑母乌拉那拉皇后因过失势，被幽禁在景仁宫里，并与当今太后甄嬛有过节，导致太后对青樱十分忌惮，处处打压她。她为求一己存身之地，为了求脱乌拉那拉氏的罪愆，主动向太后甄嬛请求赐名，以割断旧过。这时候的她依然单纯善良，不靠计谋更不依附皇帝给予她更高的位分，一心抱着“一生一次心意动”的初衷。

如懿遭受其他妃嫔嫉妒，一次次遭受她们言语上的讥讽，她都始终以隐忍的态度去应付，因为在如懿看来这一切都微不足道，她唯一在乎的是皇帝对她的情分。即便遭受妃嫔诬蔑谋害皇子被打入冷宫时，她都毫无反击，只是对着皇帝说自己没有做过此事。有人说如懿被塑造得太过于“淡泊”，以至于缺乏明确的行动目标与行动动力。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女性形象与封建男权社会下形成的女性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一般封建社会是建立在父系(男系)权力与财富的传承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父权的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家庭制度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的承袭上女性被排除在外，被剥夺了对资源的所有控制权，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封建礼教约束着女性的自由，如女性必须遵从“三从四德”。这些妇德与其说是对女性的规范，不如说是一种夹缝中被迫诞生的生存技巧，因为只有顺从和谦卑才能从男权主导的家庭里为自己分一杯羹。因此，男性作为权力的中心，成为女性的依附体，也导致女性往往失去其自我的主体意识。

(二) 自主意识的珂里叶特·海兰

每个人的成长与成熟，都有赖于自我意识的形成，无论男性女性。因此，对于女性意识的形成来说，自我意识的形成同样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同时，对于女性来说，自我意识的形成与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紧密相连。“觉醒的

妇女第一个自觉动作，总是试图寻找自己”（李小江，1989）。然而在古时候女性经常作为依附男性而存在，她们从小被灌输三从四德的观念，导致她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身为人而活。生活在宫廷里的嫔妃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围绕着皇帝为主，她们经常讨论的都是如何获得皇帝宠爱、如何不要惹怒皇帝等。她们做的每件事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家族荣耀和巩固在后宫里的地位。但是，在《后宫如懿传》有一位嫔妃的形象是与其他女子背道而驰，在她身上可以看见她掌握自己身体的生育权及强烈的自主意识。

在小说的开端，海兰以绣娘出身，在潜邸时得幸的身份只是“海常在”而还未被封为愉妃。起初的她是个胆小怕事的妃子，加上自己的身份不如其他嫔妃来得高贵所以总是受人欺压。她总是默默忍受这一切，也不懂得反抗，尤其处处遭受与住在咸福宫的慧贵妃打压。如在小说的她位分不高，在册封时只被封“常在”，并被皇后安排跟着慧贵妃住在咸福宫。在入住咸福宫前还得先听了慧贵妃一顿训，随后被慧贵妃拨到了一间到了夏天需忍受暴晒，冬天则冷得冰窖似的西晒屋子里住。这个地方是连一般的奴才也不住，平日里用来放放不要紧的东西罢了（流湫紫，2017）。

另外，在如懿遭受玫答应诬蔑在其药膏上动了手脚而导致她脸将近溃烂时，平日胆小害怕的海兰却挺身而出的在皇帝皇后面前为如懿辩解，就连皇帝都为她此举动感到惊异（流湫紫，2017）。随着小说逐渐进入高潮，在经历无数次备受欺压的海兰也逐渐变得强大，不再逆来顺受这一切。后来在看到与自己情同姐妹的如懿遭受自己的婢女阿箬与其他妃嫔陷害，诬蔑如懿因妒忌玫贵人和怡贵人怀有身孕，并在他们的饮食里添加了朱砂，从而导致玫贵人诞下拥有雌雄特征的胎儿及怡贵人胎死腹中（流湫紫，2017）。皇帝因此将如懿打入冷宫，海常在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被逼到强大，为了一心想救出如懿的她便开始反击。平日里穿著朴素的海兰开始精心打扮自己，懂得穿一些较鲜艳的服饰引起皇帝的注意，并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使得自己一向不得宠的这一弱点，成了她最大的优势，让自己成功获得皇帝欢心，得到皇帝宠爱，地位也一步一步升高。由此可见，海兰的主体意识开始变得强大，她不再像前期时那般胆小软弱，而是开始懂得如何在后宫中安顿好自己后，再来帮助如懿。如懿在海常在的帮助下也无数次的脱困。小说中的海常在晋升嫔位后，智商和实力都碾压了富察皇后，并成了如懿的得力助手，并助如懿成功登上后位。

（三） 封建制度下的傀儡——魏嬿婉

根据历史上记载，封建制度通常以“君上大权”为骨架，融入一些有利于统治者的思想而汇集成，其中也含有一些优秀的道德价值观，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此外，加上女性从小就被灌输“三从四德”的观念。三从指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三从四德更成为旧时社会妇女所应具备的德性。女性在从小就被约束的情况下，从此失去了自主意识，不敢反抗。可见，这样深根固柢的观念荼毒了许多女子，让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下的亡魂及傀儡。

小说中的魏嬿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派，也是将女主如懿逼入绝境的主要元凶之一。魏嬿婉出身下五旗，家境卑微又贫寒，她的阿玛是内务府的包衣，额娘杨氏一身市井穷酸之气，兄弟佐禄更是无用之辈，阿玛早年为官时犯事而全家被贬为奴，连累她也成为官奴。凌云彻是小说中里的杜撰人物。在小说前期，他的身份是冷宫侍卫，与魏嬿婉是青梅竹马并互相喜欢，但是后来魏嬿婉成为皇帝妃嫔，两人就此情断。

在小说的前期，魏嬿婉还是个单纯的宫女，想着若自己能到一个好点的宫里伺候得宠的小主，那么便也能拉着凌云彻离开冷宫。当她得知宫中有嫔妃在行册封礼时，便趁机想用银子买通芬姑姑，希望能被举荐去伺候得宠的妃子。那么她也可以借此举荐自己的初恋情人，他们便可以出人头地了。后来，她被分派去伺候专责伺候大阿哥的茶水点心，但是她仍然不甘心。在一次偶遇皇帝之下，并乘机让皇帝注意到自己，果不期然皇帝对她有几份上心。她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便狠心的与凌云彻提出分手。然而她这份心思被海兰和纯妃发现了，她们便以她的生辰八字和大阿哥的一合，发现不仅和大阿哥犯冲，和皇上也犯冲。于是，将她打发花房伺候花花草草。后来，皇后发现其眉间与年轻的如懿有些相似，担心皇帝备受她魅惑，故意将她安排为嘉妃金玉妍的宫女。日后，金玉妍时常虐待和如懿眉眼间相似的魏嬿婉。这也是导致魏燕婉在后期小说变得心狠手辣，扼杀了许多生命，例如：她利用嘉妃饲养的疯狗咬伤了如懿的皇五女璟兕，导致其得了狂犬病，最后夭折了以及她得知嘉妃的八阿哥喜爱骑马，便派人把银针藏在马鞍里面，导致八阿哥永璇在骑马时意外坠马并造成其终身残废等的事情。

她一个小宫女爬到皇贵妃的高位，可见其心机之深和手段之狠。可是，作恶多端的她手上沾染了太多无辜的生命，注定难以有好下场。在小说中，如懿和弘历断发决裂后，如懿被弘历抛弃彻底失宠，后宫成了令妃的天下。此时的令妃

在宫中飞扬跋扈，耀武扬威，如懿则是万念俱灰，挥刀自尽并且嫁祸令妃。后来借有海兰和其他嫔妃的帮忙，她们成功扳倒了令贵妃，也让皇帝得知令妃所做的坏事，赐给令妃一碗牵机药，随后被送回其永寿宫的寝殿里等待死亡的降临。李玉特意和江太医商议后，调整了药性，让她受尽痛苦三个时辰后，才会断了气息。他们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安抚曾经备受令妃迫害死去的亡魂。

魏嬿婉由此走向不归路，从宫女一步一步爬到摄六宫事的皇贵妃，再到死后被追封冷懿皇贵妃，可以说费尽心思手段。但是，用尽一切手段得到一切荣华富贵的她注定只会是个悲剧的下场。到死的那一刻，她后悔自己辜负了凌云彻对自己的爱而选择踏入万劫不复的后宫深渊。

三、女性形象的社会定位

《后宫·如懿传》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们有些因为特定的目的，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这一观念发起抗争，可最终仍算是以失败告吹。导致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封建社会特定的环境，总是将女性形象的定位分成三类，如：男权制度之下的附属物品、男权制度之下的生产工具，以及男权制度之下的牺牲物品，以下将进一步论述之。

（一） 男权制度之下的附属物品

男权也称父权意指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男性作为统治者，无论是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这种制度往往彰显在宫廷里，因为宫廷是一个以男性作为一个权利中心的场所在。女性们只能跟从男性设定好的标准去做，久而久之这一切都变得似乎合理化。因此，在《后宫如懿传》当中，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后宫嫔妃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着。

小说中的后宫女性被私有化，成为男性私人占有的物品。她们没有话语权，不能干涉前朝，只能退守宫中，谨守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她们获得生存空间的唯一方式就是取悦皇帝。皇帝的赏识成为丈量她们生命高低贵贱的基础。如：海兰在皇帝登基时，只被封为海常在，加上位分低不像其他嫔妃拥有自己的住处，而是被皇后安排与慧贵妃同住在咸福宫，更屡次遭受慧贵妃欺凌。相反的，地位显

赫的慧贵妃，出身内务府包衣世家而颇受宠爱。同月乾隆帝更是将高氏母家由内务府包衣抬旗，入镶黄旗，随之乾隆帝诏封高氏为贵妃。

再来，乌拉那拉·如懿的得势和失势，与其姑母息息相关。作为乌喇那拉氏的侄女，如懿的家世也相当显赫。在潜邸时，由于如懿身份尊贵，所以备受荣宠，地位仅次于福晋富察·琅嬅，与后来由格格晋为侧福晋的高晞月平分春色。但后来因被熹贵妃（当今的太后）诬陷与养子三阿哥勾结前朝谋夺皇位而为先帝所厌弃，成为死生不复相见的弃妇也间接影响了如懿从今往后在后宫的备受其他嫔妃打压的日子。

可见，后宫嫔妃的自身价值从一开始就取决于男权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后宫女性都如同被豢养在笼中的金丝雀，花容月貌，锦衣玉食，却泯灭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完全屈从于男性权力，通过依附男性权力而确保自身的存活，对自身的生死命运完全无法掌握。她们可悲的不是不知道男性的无情摧毁了多少后宫女性的岁月，葬送了多少后宫女性的灵魂，而是为了服从传统观念去迎合一个“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男性喜好。

（二） 男权制度之下的生产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纵然男女平等权利已有所改变，但女性的身体作为生产工具，仍受到传统观念的钳制，在古代亦是。后宫婚姻的不平等把女性置于依附男性的处境，男权社会则将后宫女性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工具，男性对她们的身體有着绝对的占有权以及统治权。后宫女性的身体“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才成为一种有用的力量”（贾湜译，1999）。

后宫嫔妃的身体主要承担着两种功能。第一，取悦皇帝。嫔妃们凭借自身的容貌、品性、才艺，争取获得皇帝的宠幸。第二，繁衍子嗣。是否怀有子嗣是后宫嫔妃身份与价值能否得到肯定及稳固的重要标准。在还未入潜邸时，身为福晋（富察·琅嬅）因担心皇帝过于宠爱如懿，日后若如懿成功怀孕，恐怕影响其地位。同时，她也担心慧贵妃显赫的家世会在她有了子嗣后高于自己的家族。因此，她便赐予如懿和高晞月带着零陵香的翡翠赤金手镯，导致二人长达数十年都怀不上子嗣。

后又由金玉妍利用食物相克之道除去族妹哲悯皇贵妃富察诸瑛，使其族妹留下皇子大阿哥永璜。虽然大阿哥永璜是庶出，不过是长子，而富察琅嬅诞下的二阿哥永璋是皇后娘娘的嫡出，两个人的地位都有继承太子之位的可能。皇后表面

上装作十分怜惜大阿哥，其实害怕大阿哥抢走了自己二阿哥继承太子的可能。因此她表面上很尽心照顾大阿哥的起居饮食，为的是能够突显自己的慈母形象、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实质上却命令下人将大阿哥放养，也就是让他自生自灭。

小说中的令贵妃（魏嬿婉）虽然作恶多端，害死了许多生命，但她却是为乾隆帝生儿育女最多的一位后妃，也是清朝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妃之一。即便最后被皇帝赐牵机药而死，但乾隆亲立她所生的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追加封其为孝仪纯皇后。可见“有孕和无孕的身体完整性的双重标准，将女性建构成胎儿孵化器，赋予胎儿超级主体地位”（苏珊·鲍尔多，2009）。后宫女性的身体作为争取宠幸、繁衍子嗣之物，为了母凭子贵，为了家族荣耀而勾心斗角。她们甚至为了避免其他后宫女性因繁衍子嗣而危及自己的地位，想方设法残害怀孕的后宫女性与腹中的胎儿。尤其是在宫里，子嗣就是一个女性一生的追求及价值所在。

（三） 男权制度之下的牺牲物品

男权制度时时刻刻都在约束着女性，从而导致后宫嫔妃必须靠不折手段来获得权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荣誉。如小说中的魏燕婉备受皇帝宠爱，她不惜任何代价和手段从一个小宫女便爬到摄六宫事的皇贵妃的高位。可见，权力使人贪婪，荣宠使人疯狂。后宫女性为了争得权力与荣宠，不惜斗个你死我活，她们以为自己是斗争的胜利者，却不知道自己是男权社会下，男性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的牺牲品。在这一过程中，男性只是冷眼旁观，以便在最佳时机获得最佳成效。任何威胁到自身权力的后宫女性，一律将会被男性无情抛弃。

在小说中，后宫嫔妃也有着平常女子的期望：“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纵使再受宠的嫔妃，一旦触碰到皇帝的禁忌，依然落得凄惨下场。小说里的舒妃（叶赫那拉·意欢）因其为叶赫那拉一族，且为太后引荐之故，担心是太后派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所以为皇帝对其有所防。在每次侍寝后，表面上亲赐坐胎药，希望舒妃能怀有龙胎，实质上并非坐胎药，而是避孕药。对皇帝一片痴心的她从没怀疑过皇帝赐给她的坐胎药，加上迫切为皇帝生下子嗣因此每一次都乖乖的服用。

后宫嫔妃的自身价值从一开始就取决于男权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男权社会里，所有后宫女性都如同被豢养在笼中的金丝雀，花容月貌，锦衣玉食，却泯灭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完全屈从于男性权力，通过依附男性权力而确保自身的存活，对自身的生死命运完全无法掌握。“有孕和无孕的身体完整性的双重标

准，彻底将女性建构成胎儿孵化器，赋予胎儿超级主体地位。”为了母凭子贵，为了家族荣耀而勾心斗角，不惜一切伤害他人，只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们对皇帝一片真心，爱情对于男性而言却只是男性作为征服她们的其中一种手段，并且促使她们心甘情愿地为其被束缚而失去自由。

纵然她们没有办法扭转整个局面，依然作为封建男权制度压迫下的受害者，但是从她们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可以看到真实对男尊女卑的战争和经历了从传统转换为现代思维的转变。从小说情节中可以看到现代女性主义及女性意识的元素逐渐体现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身上，特别是女性意识的觉醒，通过古代女性人物的角色以及故事进展逐渐体现，使说着古代故事的网络小说，具有某种的现代意识，契合时下对于女性主义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论说。

四、女性自我与主体的觉醒

女性的自我和主体与女性意识紧密相连着。所谓的女性意识指的是女性能够独立自觉、有意识地履行并完成自己的人生义务、社会责任且清楚的明白自我特征所在，并以自身独特意识来影响和参与社会活动，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金鑫，2017：1）。自我和主体就是指女性拥有自己的想法和掌握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不再依附男性所设定好的标准而存在着。

借用乐黛云的定义，女性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社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郭冰茹，2017）。

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代女性已经出现了区别于传统女性的典型行为，即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其存在的价值。特别是从家庭走出去，以广泛的职场行为张扬她们不同于以往只能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特征。实际上这些行为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是人们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及主体价值的一种自我觉知，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随着当代女性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内心世界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长期的男权历史对女性的压抑，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封建宗法制度剥夺了女子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机会，建构了传统女性道德观。“三从四德”是传统

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女性受教的主要内容，“三从四德”象征着女子对男子的绝对服从，是古代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体现。因此，研究者将分析小说中的如懿和海兰是如何从走向新时代女性意识的阶段。

传统的宫廷剧小说总将女性形象定位成男权制度之下的附属物品、男权制度之下的生产工具，以及男权制度之下的牺牲物品。例如，小说中的魏嬿婉出身卑贱，她不想一辈子只是当个宫女任人宰割。她在多次遭受嘉贵妃欺负，让她感叹“位地权轻者，人生必多苦难”，便投靠皇帝身边的太监进忠公公，成功晋升嫔妃后，第一个就拿金玉妍开刀、疯狂复仇。她深知“母凭子贵”，有了子嗣才能更加巩固自己在后宫的地位，她为求皇嗣而派自己的婢女春婵和澜翠去往太医院拿取皇帝赏赐给意欢的坐胎药。不过，坐胎药实际是避孕药，是皇上用来防范太后进献的女子所用，导致原本年轻的嬿婉多年不孕。她误以为是如懿和意欢联合欺骗，故生大恨，开始对如懿展开报复。最后，她成功使帝后离心，逼得如懿孤寡绝望、亲友几乎全灭还不罢休。小说的结局，魏嬿婉虽然作恶多端，害死了许多生命，但她却是为乾隆帝生儿育女最多的一位后妃，也是清朝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妃之一。即便最后被皇帝赐牵机药而死，但乾隆亲立她所生的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追加封其为孝仪纯皇后。从魏嬿婉的行为和思想，彻底的反映了传统女性的形象及封建制度对女性带来的迫害。封建制度使女性不得不依附皇帝的恩宠来维持自己在宫中的权利及地位。可见，封建宗法制度对女性的影响深远，并非一日就能完全摆脱。

然而小说中仍然有两位女性人物呈现了现代女性的思维及转变。如懿对权利和地位没有任何的野心，她一心只想陪伴在皇帝身边，只要皇帝心里有她就足够了。她没有成为男权的附属品，没有像其他嫔妃一样为了巩固自己后宫地位而残害其他人或其他子嗣。她只有在适当时机，对伤害她的人展开复仇却不至于要了他们的性命。她与海兰懂得在适当时机利用皇帝对自己的恩宠来保护自己。如，小说中的如懿遭受自己的婢女阿箬与其他妃嫔诬蔑如懿因妒忌玫贵人和怡贵人怀有身孕，并在他们的饮食里添加了朱砂，从而导致玫贵人诞下拥有雌雄特征的胎儿及怡贵人胎死腹中，皇帝因此将如懿打入冷宫。在冷宫中如懿屡次被其他嫔妃陷害，险些丧命，她为了洗脱自己的冤屈从冷宫中逃脱出来，让江太医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包东西并少许的加入食物中让自己中毒。此时，海兰闻着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十分不适，连忙命人查验，而如懿与蕊心在冷宫内呕吐不止，凌云彻急忙命人找来太医。不久，如懿中毒与海兰的安息香中再次掺入朱砂的消息传到皇上耳中，连忙赶去冷宫。皇上看到如懿躺在床上，太医称如懿尚在昏迷，并无性命

之忧。皇上握着如懿的手，承诺在如懿能走动之时，即刻接她回宫。众宫之中，翊坤宫最为华丽，皇帝让如懿住进翊坤宫，以弥补她这些年来受到的苦楚。如懿和海兰知道权利的重要，懂得如何使用权利的时候。

如懿并没有成为男权制度下的生产工具，她是真心爱着皇帝，一心想为皇帝开枝散叶，而不像其他嫔妃将生产作为自己巩固荣华富贵的工具。在后宫中，备受宠爱、家族地位显赫都不足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为皇帝诞下子嗣还能提高自己的嫔位，如：海兰生下五阿哥，皇帝加封海兰为瑜妃。

小说里的海兰对皇帝根本没有所谓的男女情爱，那为何她却为皇帝诞下子嗣呢？海兰是为了想将遭受冤屈被打入冷宫的如懿救出。于是，她决定靠腹中的孩子作为搭救如懿的工具。她悄悄服下江太医送来的药导致嘴边生了痈疮，身体出现不适。实际上她是想制造出类似和当年玫嫔嘴边生了许多痈疮的症状。太医诊断后，告知皇帝，海贵人也中了朱砂之毒。海贵人借此提出身在冷宫中的如懿不可能再毒害皇子，并要求皇帝应对当年的证人慎贵人（阿箬）细细审问，因此皇上决定继续详查当年阿箬污蔑如懿在玫贵人和怡贵人的食物中加入朱砂，从而导致玫贵人诞下拥有雌雄特征的胎儿及怡贵人的胎儿流产事件。

前期小说中的海兰是个胆小的人，总是被其他嫔妃欺压，直到如懿遭到陷害打入冷宫，如懿劝告她必须学会保护自己，因为自己如今在冷宫中，没有办法保护她，促使海兰的自主意识壮大，开始使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获得皇帝的恩宠，更借着腹中的孩子将如懿救出。海兰在生下皇子后，主动提议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如懿抚养，因为那时候的如懿还未诞下任何子嗣。海兰深知子嗣的重要性，便主动对如懿说以后这便是“我们的孩子”。

海兰的安胎药被人调了比例，多了开胃健脾的药，使得她食量过大，导致龙胎过大，肚皮上出现了妊娠纹。后来在生下皇子永琪之后，皇帝不再招她侍寝。她没有因此感到难过，反而还乐得清闲，专心抚养孩子，时常陪伴着如懿。由此可见，海兰是有自主意识的女性，在艰难的封建帝王之家中懂得安顿好自己，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反击来保护自己。

五、结语

一部好的小说关键在于故事里的人物形象是否能让人产生共鸣，引发读者们的思考。《后宫·如懿传》作为一部备受关注的网络小说，它通过对后宫女性真情实感的刻画，揭示她们在男权至上，后宫实在的生存境地，对应现代读者，对其中的性别刻画，以及女性的处境等，有深刻的共鸣。从小说情节中可看到现代

女性主义及女性意识的元素体现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身上，特别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在如意和海兰的身上可见这些元素。

在如懿和海兰的身上看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冲破了封建男权制度固有的女性形象，不再成为男权的附属品、男权制度下的生产工具及牺牲品。她们懂得如何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保存自己的地位，甚至建立起了女性结盟的意识。她们清楚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彻底的摆脱男权制度对女性的种种束缚，于是她们寻找智慧性的处理方式让自己在后宫站稳。如懿和海兰知道权利在后宫帝王之家是重要的，但是她们都不成为权利的奴隶，而是懂得如何恰当地使用权利的自由。尽管如懿在小说中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她成功作为“人”而存在着，她拥有自己的想法和自主意识，促使她选择与皇帝断发，割舍以往与皇帝的情爱，带着自己这一生只爱一人的初衷选择自裁。如懿完成了精神上的逆袭，让自己身心灵得到解脱，不愿一世被捆绑在男权制度。如懿与海兰之间的情谊也印证了两位拥有自主意识的女性结盟，在残害许多后宫女性的封建制度下互相保护彼此，互相取暖。如懿和海兰知道自己在当时社会中是无法真正摆脱宗法制度，而两人最后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待。

然而在故事情节里仍然有一些女性成为了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例如：魏燕婉。在小说中的她是一个将女主如懿逼入绝境的主要元凶之一，她利用自己与如懿有几分相似的姿色引起皇帝对她的注意、拉拢皇帝身边的进忠公公让她巧遇皇帝等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摆脱自己卑贱的身份地位，并想要成为皇帝的妃子享受荣华富贵。一开始，魏燕婉还是个单纯的宫女，她只想着若自己能到一个好点的宫里伺候得宠的小主，那么便也能拉着凌云彻离开冷宫。当她得知宫中有嫔妃在行册封礼时，便趁机想用银子买通过芬姑姑，希望能被举荐去伺候得宠的妃子。那么她也可以借此举荐自己的初恋情人，他们便可以出人头地了。她就像的普通女子一样，一心渴望与自己的爱人出人头地，谋得一份好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宫女和侍卫的身份是卑贱的，处处遭受他人的打压和白眼，让魏燕婉吃尽苦头。从此，她明白身份、地位及权利的重要性，也促使她逐渐走进了黑暗的深渊。

处于封建社会的女性都无法摆脱成为男权制度之下的附属物品、男权制度之下的生产工具，以及男权制度之下的牺牲物品。女性被要求必须三从四德，在家相夫教子。她们是没有自由掌控自己的人生和身体，女性的身体是用作与取悦皇帝和繁衍子嗣，而是否怀有子嗣将决定女性的身份和价值能否受到肯定。她们为

了取悦皇帝斗个你死我活，男性却只有冷眼旁看，而在必要时，若能维持自身的权利，后宫女性将会被男性无情抛弃或献给予他人。

在《后宫·如懿传》小说中可见如懿和海兰以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展现出反对女性被定义成他者、提倡男女性别平等和解放传统角色的束缚，重建自己存在的目的和尊严。然而儒家思想早已点滴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完全脱困还是需要时间。如同现代的社会文明不断地演，各种女性主义的理论先后崛起，但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已根深蒂固，影响女性观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仍有可循，某种程度确实有一定的约束力。

【征引文献】

一、论著

丁钢：《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200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流潋紫：《如懿传》（2017），中国华侨出版社。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1998），陶铁本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李小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198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约翰·布洛克曼《未来英雄》（1998）海口：海南出版社。

苏珊·鲍尔多：《不能承受之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与身体》（200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路易斯·麦克尼福柯著，[中]贾湜译：《对福柯思想体系中身体的再解读》（199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二、期刊论文

羊艳：《解读女性宫廷剧的大众文化意义》（2011），《电影文学》，第21期。

刘杰：〈平衡下的成功，女性主义的进步——《延禧攻略》《如懿传》的对比分析〉（2019），《视听解读》。

杨景萍：《探析如何分析人物形象》（2014），《龙源期刊》，第3期。

金鑫：《试论我国女性纪录片中的女性意识》（2017），人民网：〈今传媒〉，第2期。

梁文蕤、陈宜宜：《台湾近十年教育领导硕博论文的分析：女性主义的观点》（2000），《妇女与两性学刊》，第11期。